

從病人出發

◆ 撰文 / 林碧玉

佛號聲莊嚴流洩，繞佛腳步虔誠緩慢不停歇，春治師姊的大體供外科醫師模擬手術啓用儀式，疼的感覺在心頭，淚水不自覺地直落，思緒雲湧，時光倒流，鮮明的記憶湧現。

一九九一那年爲了華東百年不遇的大水患，啣著師命帶著慈濟人滿滿的祝福，在大陸江蘇興化、安徽全椒、河南固始、息縣等地，爲救災工作四處奔波，經常同行的有春治、玉摘、月秀、靜憫四人，每一個災區間隔約七、八個小時路程，交通時間既長路面又顛簸不平，碎石路上滾滾黃砂、塵土飛揚，沿途偶見有些陳舊的建築物，走上前去勘查時總忍不住輕嘆，在屋內抬頭可看見星月，一下雨屋內一樣溼透，但見沒有被單包覆的棉被濕漉漉且棉球外露，如何保暖？甚至還有人家將稻草當襯被。

這些地區診所很少，更遑論醫院。行進間，路人緊鎖雙眉穿梭街道間，時而見到以簡陋的竹子裹上被單當擔架，親友踩著蹣跚的步伐，護送覆蓋頭部的病患尋醫。車上四人經常涓然輕歎，漫長的旅程相互交換的言語不離災民、災情、學佛以及時事，更重要的是證嚴上人的法語、慈濟的過去與未來。間或輕哼慈濟歌選，沿途春治、玉摘最會比手

語，而筆者只會笨拙的勘災情看土地，因此常惹來陣陣訕笑。

一九九二年秋天爲了湘西水患，筆者與春治又搭上勘災道路，那一次兼程趕路。據說深夜的山路會有土匪出沒，令我們更是膽戰心驚，趕到蕪順時已是深夜將近十二點，清晨四點啓程勘災，那一趟勘災的返台機位難覓，轉機到深圳，再經羅浮到香港趕深夜的班機返台，春治常戲稱此趟勘災，我們像是逃難般的狼狽形象，至今深烙彼此心靈。

之後春治師姊發現鼻咽癌，走上就醫與返志業體服務的道路，期間他的毅力與勇氣，在在讓筆者心折，尤其轉移到肺部後接受化療期間，仍然勇敢的固守靜思堂。經常看到他的菩薩身影，穿梭在靜思堂每一個角落，除了讚嘆外，還有其他言語能形容嗎？最後的一段路疼痛難忍非常辛苦，他仍欣然面對，那一天筆者正在爲新店的啓業在台北趕工，得知他即將往生的訊息，放下手邊工作深深吸一口氣，打電話給蕭師兄問他春治師姊可否聽電話，他答說可以並將話機放在春治耳際，筆者鼓起勇氣說：「春治師姊請放下一切，輕安從容向前，不要忘記我們相約，生生世世追隨上人，期望快去快回接棒，一定要用心走對路，我們在慈濟世界等著他……」

等等」，雖不在身旁，但每說一句，他必回答「好」「好」，辛酸之餘不由敬佩師姊他心不顛倒、意不狂亂，如此修行境界及定力，豈是筆者能望其項背！

睽違多年的中秋明月，今年不負重望高掛天際，一輪明月照寰宇，來自全球的慈濟人醫們，齊聚台北板橋轉返花蓮，今年的主題「醫療人文與急難醫療」，他們在天涯海角以生命搶救生命，為不同種族、信仰的病患付出無所求，所為何來？僅僅是一個「愛」字，拉長情擴大愛是菩薩情懷。

過去這一年斯里蘭卡、亞齊的大地震、大海嘯、卡崔娜颶風，慈濟人醫們均在第一時間走上第一線，急難醫療的地域性、多樣性、多元挑戰，確實非駐診於院區內大醫王所能理解。而大林慈院的大醫王，為盡地主之誼，遠從西部的嘉義大林到花蓮靜思堂，獻出他們的熱情表演著「大愛無國界」「藥師經序曲」，表演出黑白善惡的掙扎、為航向真愛的人生，大愛無國界情懷之發揮，藉著他們肢體語言的詮釋，宣示著：醫療與人文是決不可分的不變真理。

今年颱風特別眷戀東部的花蓮，而病患對醫療的需求是不分天氣與時程，過去多年，儘管政府宣布因颱風休假，慈濟醫療志業為病患從不打烊，全院同仁在颱風天出勤，向來發心不補假。強颱風海棠來襲時，早晨七點左右風最強雨最大，醫護同仁從宿舍出來，到醫院交接班，十七級陣風吹得護理同仁團團轉，

三人成行手拉手，還是敵不過強風，無奈的就近抱住樹或抓住牆壁，又見急診胡主任，從宿舍衝出來，也是擔心颱風天急診病患需求大；醫護人員險狀萬生，所為何來？一切都是為病患啊！

近日中央研究院廖運範院士到台北分院參觀，分享研究心得時，謙卑的說了一句令我們震撼的話語：「我是很傳統的研究者，我所有的研究，都是從病人出發，若不是從病人出發的研究，我覺得沒有意義」，他並表示研究絕對不能離開臨床，一個研究者一定要親近病患，才能謀思最佳治療對策。

筆者在感動之餘，不禁輕呼出聲，並向廖教授說明證嚴上人正是為病患而興辦醫學教育、而培育良醫，支持醫學研究也是為病患所需，研究創新療法及提升品質等等，一切為病患。春治師姊及所有大體老師，也是響應證嚴上人為醫學教育、醫學研究、為提升醫療品質而捐出大體供學生及醫師學習。醫療人文「以人為本、尊重生命」，也是從病人出發。在健保或國際間紛紛擾擾之餘，一種使命、一股清流，正默默的執行、實踐，「從病人出發」的清淨大愛正擴散著，擴散著。🌊

